

跨文化研究丛书
Cross-Cultural Study Series

自淨其心

——普罗提诺灵魂学说研究

◇ 刘玉鹏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研究丛书
Cross-Cultural Study Series

Self-cleaning One's Soul

A Study of Plato's Doctrine of Soul

自净其心

——普罗提诺灵魂学说研究

刘玉鹏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净其心——普罗提诺灵魂学说研究/刘玉鹏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308-06211-4

I. 自… II. 刘… III. 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B50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4296 号

自净其心

——普罗提诺灵魂学说研究

刘玉鹏 著

责任编辑 张 琛

封面设计 刘依群 陈 辉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211-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总 序

有人断言：两种以不同语言为载体，沿着各不相同的历史路径发展起来的“异质文化”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随着 2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诸多“异质文化”在空间上不再遥茫难及，虽然不时有人还会生出些咫尺天涯的感叹，但随着它们日渐相近，经历了最初的猜疑、排斥甚至冲突之后，我们必须承认：在它们之间还产生出相互认识、理解和融通的趋势。

“跨文化研究”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使命是努力超越那些“不可通约性”的深沟大壑，在“异质文化”间建起良性交往的桥梁，增进生活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的理解与互信。当然，由于“跨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兴起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至今国际学界还没有对它形成统一的定义，更没有建立起普遍认可的理论与方法体系。^①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眼下这一领域中“群龙无首”的状态并非全无处，它恰恰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尝试的机会，“在跨文化视野下，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处境的人都是平等的，由不同文化和地域派生的风俗习惯和自然法有其存在的原因，任何‘中心论’、‘优越论’都是毫无根据的。”^② “所以，多元的“异质文化”能够更确切地表达出它们

① 参见“国际跨文化研究引论”，前沿性问题和理论研究课题组(执笔人：王桂彩，陈村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② 跨文化视野下的学科会聚”，陈村富，刘玉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的观点，不受任何强势思维方式左右，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一些更为悲观的人又断言：即便拥有共同的语言载体，同种文化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后，内部也会出现今古之间无法逾越的理解鸿沟！对此，我们仍然不敢苟同，难道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贤哲的思想现在只能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凭吊？而“古为今用”也不过是囫囵吞枣，在“快餐文化”的氛围里满足人们瞬间即逝的猎奇心理？

其实，现代人与古代人并不属于两个彼此殊绝的物种，现代人无一不是在古代人开辟出的世界中继续着人类传衍、发展的重任，我们不可能不使用老祖先为我们积累下来的各种精神财富，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历史积淀的问题。历史是连续流变着的，古今的生活、思想世界总是交融在一起，时代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绝非不可逾越的天堑！因此，“跨文化研究”除了在“横向”上要努力建造起“异质文化”间交流的桥梁，还要在“纵向”上，为现时代建立起通向古典世界的桥梁。

要建设这样纵横古今中外的交流体系，任重而道远，如此大任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扩大学术视野，将目光投向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必须跨越学科间传统的界限，彼此通力协作，在“学科会聚”的状态下，尽绵薄之力，积点滴之功。江壑虽阔，相信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就终有通达四方的桥梁建成的一天。

周 展 曹瑞涛

2008年元月于杭州

序 言

灵魂学说在普罗提诺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也是希腊哲学中的一个主要论题。希腊哲学自从刚刚脱胎于神话诞生之际，就开始思考灵魂问题。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了希腊哲学中灵魂论的两座高峰。两者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各自留下一些难题。这表现在：柏拉图突出灵魂的不朽性，但其魂身二元论难以解释个体的人作为魂身之合体的统一性；亚里士多德以其形式——质料说很好地说明了魂身两者在个体的人当中的结合，但又对灵魂的不朽性强调不够。普罗提诺的灵魂学说就是要在这两者的紧张冲突中寻找新路径，以便综合前人成果，解决他们各自所遗留下来的难题，他的解决办法是对灵魂的种类及其内部结构进行细分。从种类上说，有本体灵魂、宇宙灵魂和个别灵魂；从内部构成上说，有灵魂的理智部分、推理部分和感知部分。对灵魂的不朽性问题，普罗提诺认为所有的灵魂都是不朽的；对魂身之结合的问题，普罗提诺反对魂在身中的说法，而认为身体作为灵魂的产物、作为低于灵魂的东西，乃是附着在更高级的、作为母体的灵魂中。灵魂是一种先在的本体，它凝聚并组建身体。既然如此，两者就不存在什么结合的难题，因为两者不是物与物之间互相排斥的外在关系；同时，灵魂中的低级部分又必须联合身体而发挥其作用。但灵魂本身不可分，以上所区分的各种灵魂或者灵魂的各个部分皆同根同源，所有的灵魂都是一。

灵魂作为三大原初本体链环的末端，又担当起心智世界和可感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他把上界诸理念形式赋予下界万物，现象

世界的实在性由此得到了保证。灵魂的中介作用使得它一方面通过流溢而创生出世界，并由于内在欲望的驱使而下降，以管理和引导宇宙万物；另一方面，它又能通过审美、德性修炼、辩证法、凝思以及爱等多条途径，不断上升，最终达到并超越心智，直通太一或至善而与之相合。灵魂除这种中介作用之外，还担当起建构知识的任务，这是由灵魂中的感觉、记忆、推理等部分共同完成的，对应于灵魂中的感知、推理和理智三部分，灵魂可以分别拥有三种知识，即感性知识、推理知识和理智知识，其中第三种知识也是灵魂上升及其达到与太一神秘相合的有效手段。灵魂在建构知识上、在上升途中、在通往神秘合一的过程中，都是通过“同类相知”原理来实现的；贯穿普罗提诺灵魂学说乃至其整个哲学的另一个主要原则是其“存在大链”的等级观念，即低一级的存在依赖于高一级的存在，产品低于并存在于其生产者当中。这一链条的最高点就是太一或至善，万物最终皆来源于并努力归向于它。所以，灵魂归向太一就是灵魂的终极目标。而且，这种向善能力内在于所有的灵魂中，灵魂是具有多个层面、多种能力的本体，太一和心智皆呈现于每个人的灵魂中。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有几分神性的，我们凭借灵魂中的神性部分而上升，并最终达到与太一神秘合一的境界。上升的过程是灵魂不断遗忘世间琐碎之物、回归本心而回忆起先天真理的过程，也是灵魂不断净化自身的过程。所以，上升和合一其实就是一个自净其心、反求诸己的过程，就是要不断返回到灵魂和自我的深处，在那里，有着神圣本体的灿灿金光，闪闪发亮。

为表达上述要旨，本书分而述之，导言介绍了普罗提诺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个人气质，并交代本书的选题和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书的基本思路；第一章，首先探求灵魂一词的基本含义，然后对普罗提诺之前希腊哲学史中的灵魂理论做一纵向的爬梳，再给出普罗提诺对此的评论和总结；第二章，横向地分析普罗提诺对灵魂的诸多界定，包括灵魂的地位，灵魂的本质与力量，灵魂的层次与构成，以及灵魂的存在状态等四个

方面；第三章的主旨是灵魂创生世界，包括灵魂必然下降、灵魂与世界、灵魂与身体及灵魂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第四章谈灵魂建构知识的问题，分感知、记忆、推理与理智三小节；第五章的标题是灵魂追求太一，包括存在大链，灵魂的上升之旅，灵魂的自由与幸福三部分；最后以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目 录

导 言	001
一、 普罗提诺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个人气质	001
二、 普罗提诺灵魂学说及其研究现状	011
三、 本书的基本思路	021
第一章 普罗提诺之前希腊哲学史中的灵魂理论	026
第一节 “灵魂”一词的基本含义	026
第二节 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灵魂观	030
第三节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灵魂学说	041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057
第五节 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的灵魂理论	068
第六节 普罗提诺对前人灵魂理论的总结和批判	071
第二章 普罗提诺对灵魂的界定	077
第一节 灵魂在普罗提诺哲学中的地位	077
第二节 灵魂的本质与力量	082
第三节 灵魂的层次与构成	087
第四节 灵魂的存在状态	092
第三章 灵魂创生世界	101
第一节 灵魂必然下降	101
第二节 灵魂与世界	105

第三节 灵魂与身体·····	115
第四节 灵魂与自我·····	122
第四章 灵魂建构知识·····	127
第一节 感知·····	127
第二节 记忆·····	132
第三节 推理与理智·····	139
第五章 灵魂追求太一·····	148
第一节 存在大链·····	148
第二节 灵魂的上升之旅·····	151
第三节 灵魂的自由与幸福·····	168
结语 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	175
参考文献·····	183
后 记·····	194

导 言

一、普罗提诺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个人气质

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把希腊化——罗马哲学划分为伦理学时期和宗教时期两个阶段，其中前一阶段是个“沿袭前人并无创造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模范人物不是为伟大的目的而工作而创造，而是了解如何把自己从身外世界解脱出来，如何只在自己身上寻找幸福。”^① 此时的主要哲学派别如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学派、怀疑主义等，都缺乏古典时期哲学家们所特有的自信和独断论气质。相反，怀疑的论调弥漫于整个希腊化哲学中，成为时代的精神特征，人们不再持有通过哲学而致知、而得到幸福的坚定信念，个体心灵的解放和自由成为哲人们的主要关注点，这是希腊化——罗马哲学从“伦理观点”过渡到“宗教观点”的一个内在契机。依照文德尔班的划分，普罗提诺及其所开创的新柏拉图主义属于上述宗教阶段的主要哲学派别之一。然而，值得强调的是，普罗提诺本人不是宗教家，他的学说也主要是哲学的而非宗教的，其著作中的神或上帝不是基督教中的人格神，而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神那样，是一种理性神、哲学神。

普罗提诺的生卒年是公元 204 年(或 205 年)到 270 年，这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而衰并日趋瓦解的混乱时代。帝国此时面临着全面

^① [德]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上卷). 罗达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221—223 页。

危机，内有苛税暴君之忧，外临强敌压境之患。国内权力之争和长年的边境战争(主要是与卡尔皮人 Carpi、哥特人 Goths、朱顿基人 Juthungi、阿勒曼尼人 Alemanni 作战^①)，使得人民饱受其苦，君主们也不得善终。“自 235 到 284 年至少有 26 位‘兵营皇帝’，其中只有一位逃过了暴卒的命运。”^② 普罗提诺生活过的也是其他众多哲学家的云集之地——亚历山大里亚城也不幸成为内战战场，长达 13 年之久的战争使这座辉煌的哲学之城“交通全被切断，每一条街道都血迹斑斑，每一条比较坚实的建筑物都变成了据守的碉堡。”^③ 罗素由此认为：“他(即普罗提诺——引者注)的一生几乎是和罗马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段时期相始终的。”^④ 生活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对现实世界产生怀疑、绝望、恐惧的念头，人们不是像古典时期的希腊人那样热情洋溢地投入城邦生活，而是把目光投向尘世之外的“彼岸世界”，开始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解脱。“因此，在各方面，一种深沉的、强烈的、解放灵魂的要求越来越为世人所觉察，那是一种超越凡世的饥渴，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宗教热忱。”^⑤

新柏拉图主义专家 John Gregory 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普罗提诺时代，罗马帝国主要流行着以下这些宗教派别。首先是罗马帝国固有的一些偶像崇拜性质的宗教，如太阳神崇拜、西蓓蕾(Cybele)崇拜、伊西斯(Isis)崇拜、萨拉皮斯(Sarapis)崇拜，俄斯瑞斯(Osiris)崇拜等等；其次是一些新兴宗教派别，如一种新的东方信仰，即对于波斯太阳神米特拉斯(Mithras)的崇拜，还有基督教内部的早期

① R.H.巴洛. 罗马人. 黄韬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86 页。

② [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 世界文明史(上卷). 赵丰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第 353 页。另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册). 吴象婴、梁赤民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30 页。这本书的说法与上述引文有细微出入, 它记载的是 24 位兵营皇帝, 而不是 26 位。

③ [英]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 赵丰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182 页。

④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 何兆武, 李约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358 页。

⑤ [德]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上卷). 罗达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283 页。

异端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以及诺斯替主义的一种发展了的形态摩尼教(Manichaeism);再次就是刚刚兴起的以克莱门特(Clement)、奥利金(Origen)和斐洛(Philo)等人为代表的基督教;最后是一些神魔巫术之类的宗教迷信活动,如占星术和魔术等等。^①我们从普罗提诺本人著作和他著名的学生波菲利(Πορφύριου)为他所写的《普罗提诺生平及其著作顺序》(这篇传记被收录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中的《九章集》卷一,第1—87页,以下我们统一简称为《生平》)中可以看出,对于上述各种宗教,普罗提诺曾经站在对抗者的立场上和诺斯替主义者、魔术师们^②进行过正面交锋,而对于当时的罗马国教以及其他一些流行宗教,则在一定程度上持漠视旁观的态度,既不参与,也不反对。

对于诺斯替主义,普罗提诺曾在《九章集》II.9 中长篇累牍地对它加以驳斥,驳斥的要点在于:(1)反对诺斯替派对这个可感世界的极度蔑视和诋毁,反对其主张善恶二神的二元论创世说;(2)反对诺斯替派取消美德和哲思,试图通过秘密知识(其实,诺斯替主义就是来自于希腊文中 γνῶσις,后者即有“认识”和“知识”等含义)和技术而通向神或上帝的做法。驳斥的原因主要在于,作为学派创始人,普罗提诺逐渐认识到,诺斯替主义不仅在学派外部对新柏拉图主义学说构成威胁,而且日益渗透到学派内部,不断瓦解、腐蚀着自己所倡导的学说。因为当时普罗提诺发现,在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中,有些人已经开始信奉诺斯替主义(参见《九章集》II.9.10, 3—15)。事实上,普罗提诺的这一担忧在以后新柏拉图主义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波菲利之后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们日益失去纯哲学研究的兴趣,转而研究传统宗教和巫术,从而与

① John Gregory. *The Neoplatonists: A Reader*. Routledge, 1999, pp.18—20.

② 对于普罗提诺与魔术师之间斗法的记载见于《生平》第10章,但大专家阿姆斯庄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质疑原因可参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08. 他的置疑不无道理,退一步而言,普罗提诺对于一般的魔术也没有采取强烈抵制态度。相反,他曾在多个地方试图对魔术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如 IV.4.26, 1—5; IV.4.40, 1—30; IV.4.43, 1—25 等处),并认为“魔术乃是基于通感(συμπαθῶς)的力量而发生作用”(IV.4.26, 4)。

当时的大趋势合流。最后，有待考察的是，普罗提诺对诺斯替主义的批评是否妥当、公允，他所批评的是否真的就是诺斯替主义的学说。^①

对于大众性的宗教，波菲利在《生平》第十章中的记载，有一次他和阿美尼(Ἀμέλιος)随众赶往庙堂参加一个诸神的节日，并问老师是否也一同前往。普罗提诺回答说：“他们应该来我这里，而不是我去他们那里。”两个学生对此大惑不解，后来，阿姆斯庄在该处译注中对这句话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解释。他认为，庙堂里人们所供奉的诸神对普罗提诺而言，只是些较低层次上的 δαίμονες(精灵、也有“神灵”之意，介于灵魂 ψυχή 和神 θεός 之间)；而普罗提诺则是生活在更高的心智之神(νοῦς)的层面上，并且有最高的太一之神(τὸ ἓν)作为其守护者(在下文第二章第一节中，我们将看到，灵魂、心智和太一都是普罗提诺所谓的“神”)。所以，普罗提诺就自然会不屑于前往庙堂朝拜那些 δαίμονες。但阿姆斯庄同时又强调，即便在此处，乃至《九章集》其他所有地方，普罗提诺从未认为自己总是优于那些 δαίμονες(“洛布本”卷一，第34—35页)。也许，此时普罗提诺正处于哲学的沉思中，正在与灵魂中更高的“神”(心智和太一)交流。学生的贸然闯入和询问无疑打扰了老师。可见，普罗提诺自己不参与这类民众性的宗教活动，但也不阻止他的学生前往。所以说这是一种容忍而又漠视的态度。容忍表明具有神秘主义倾向(但又不是宗教式的神秘主义)的普罗提诺并不否认宇宙中神秘力量的存在，因而尊重这类民众信仰，他对魔术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正如上文脚注中所表明的一样；而漠视则表明作为哲学家的普罗提诺轻视当时所流行的宗教、星象学、占卜术、神魔巫术以及民众迷信等等东西，更体现出普罗提诺在那个宗教气息浓厚的时代背景下的与众不同之处：他虽然不是完全排斥这些民众文化，但也有意识地进行一些抵制，以便让

① 对此的详细讨论可参阅《九章集》的英译者阿姆斯庄(A.H. Armstrong)的译注，见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中的《九章集》卷二，第226—227页，以下我们凡是引用阿姆斯庄译注的地方都统一简称为“洛布本”，并指出相应的卷次和页码。

自己更为专注地投身于哲学研究。另外，如张映伟博士所言，这也反映出波菲利和阿美尼这两位最优秀的学生“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①

但普罗提诺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则显得扑朔迷离，一方面，我们在普罗提诺本人的著作和关于他的第一手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他与基督教学者有过任何思想交流的痕迹；另一方面，和普罗提诺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人，即他的老师阿摩尼(Ἀμμώνιος)和他的同学奥利金(Ὡριγένης)，研究家们对这两个人是否是基督徒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如 Georges Leroux 和 Lloyd P. Gerson 就猜测阿摩尼可能是一个非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家^②，而对于奥利金的身份，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那个同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也曾参加过阿摩尼的课堂。^③ 由此推测，普罗提诺也应该对身边新兴的基督教耳熟能详，但是，他为何在其著作中对此只字不提呢？这是很让人费解的，然而事实上，普罗提诺对于后世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重要的可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后世很多杰出的基督教神学家(如伪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奥古斯丁、波埃修斯 Boethius 等人)所接触的柏拉图哲学，实际上是通过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主义者转述的柏拉图，所谓早期基督教中的柏拉图主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新柏拉图主义，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普罗提诺及其所开创的新柏拉图主义支配了整个早期基督教思想史，直到 13 世纪伟大的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引进基督教，并从而使之占据主导地位为止。(2)普罗提诺的三大原初本体学说直接促成了基督教三位一体学说的形成和发展。(3)普罗提诺的神秘合一体验及其理论也对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他

① 张映伟. 普罗提诺论恶——〈九章集〉一卷八章解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 页。

② 参见以下两本书：(a) A. H. Armstro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97. (b) Lloyd P. Gers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otin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③ [美] G. F. 穆尔. 基督教简史. 郭舜平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73 页。另可参阅阿姆斯特对《生平》第 3 章所作的译注，见“洛布本”卷一，第 10—11 页。

方面，就拿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之间的关系来说，普罗提诺的时间学说、记忆理论及其不断向内回溯、反省的哲学方法等等，都在奥古斯丁手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最后，广泛地讲，我们本书中所研究的普罗提诺灵魂学说也对基督教思想中灵魂不朽及其得救等主题影响甚巨。^①看来，普罗提诺对基督教似乎也持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到了他的学生波菲利那里就不同了，他近乎仇视基督教，专门写了一本长达15卷名为《反基督徒》(*Against Christian*)的著作，猛烈抨击基督教，该书后来被毁，仅存少量残篇。

普罗提诺在悲观论、怀疑论，甚至无神论及各种宗教、神魔巫术、星相学、占卜术等畅行其道的大环境中，卓然伟立，挺身反对学院派怀疑主义、伊壁鸠鲁学派的无神论、斯多亚学派的唯物主义、诺斯替派和当时自己所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学派内部的某些危险论调，以坚定的理性乐观主义精神看待这个苦难的世界，以一种非体系化的方式建构了希腊化——罗马时期最后一个宏大而近乎独断的形而上学体系。反之，整个希腊化哲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实践性，因为如上所述，希腊化时期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中，根本没有闲暇进行纯粹而自由的科学研究，人们逐渐失去了亚里士多德时代那种抛开实用目的、单纯为了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哲学中的纯思辨精神日益减退，“因此事实上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里，我们只看见片面的有限的原则之应用，而遇不到真正的思辨思维”。^②在这一大潮流中，普罗提诺更应当被看做那个时代最坚定、最卓越的哲学家，他在当时就获得“我们时代的哲学家”(《生平》第一句话)的美誉；后来，奥古斯丁也痴迷于普罗提诺，盛赞他是“柏拉图再世”；罗素说他是“古代伟大哲学

① 对于普罗提诺与基督教之间关系这一复杂问题，由于学养不足，我不准备详加探讨。但就我所知，很多学者对此都有所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各自专著的相关章节中，较为集中的讨论则可参见以下两本书：(a) Thomas Finan, Vincent Twmey, 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oplatonism and Christianity*. Four Courts Press, 1990. (b) Gerard O' Daly. *Platonism Pagan and Christian—Studies in Plotinus and Augustine*.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②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 贺麟, 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8 页。

家中的最后一个人”。^①近现代以来，西方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对普罗提诺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普罗提诺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也由此而日益提高。

对于普罗提诺其人其事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借助于波菲利的《生平》一书。当然，就像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波菲利的记载有些可能不可靠，学者们根据普罗提诺本人的作品所透射出来的信息，对《生平》中的一些细节提出质疑和修正。例如，张映伟博士就提出以下三个可疑之处：(1)普罗提诺“羞于拥有身体”，并由此而“不愿谈论自己的父母和祖国”；(2)关于前往神庙参拜诸神之事；(3)与魔术师之间斗法之事。^②这些质疑都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张博士对第一个质疑的表达是错误的，这源于他对《生平》第一句话的错误理解。这句话对理解普罗提诺灵魂学说很重要，而类似于张映伟的这种错误解读又比比皆是，所以我在此郑重提出以供讨论。该处原文是“*αἰσχυνομένῳ ὅτι ἐν σώματι ἔιη*”，其中的关键词是 *ἐν* 和 *ἔιη*，*ἐν* 是个介词，意为“在……之中”，而 *ἔιη* 则是系动词 *εἶναι* (to be) 的祈愿式现在时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笔者按：祈愿式是希腊语动词的一种语气，表示一种礼貌的请求，或同意、意愿)。*αἰσχυνομένῳ* 是动词 *αἰσχύνω* 的现在时中动态的分词形式(笔者按：希腊语动词有三种语态，即主动态、中动态和被动态。其中，中动态多为反身代词所具有，它表示该动作的发出者既是行为的施动者又是行为的受动者)。所以，这个短语可译作“普罗提诺以自己(生活)在身体当中为耻”或“羞于(生活)在身体当中”，英译者阿姆斯庄也是译为“*seemed ashamed of being in the body*”(似乎羞于在身体当中，参见“洛布本”卷一，第3页)。而不可译成“羞于

①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 何兆武, 李约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358 页。

② 参见原北京大学博士张映伟未出版的博士论文《普罗提诺论恶——〈九章集〉一卷八章注评》第9页。笔者按：该论文现已出版，但作了一些修订。在出版的版本中，此处所引内容被删掉，但仍有其价值，故拿来引用。其未出版的文本是我从北大图书馆复印来的。